

COMPACT  
disc  
DIGITAL AUDIO

VIDEO CD

See the film, study in  
the famous  
literary work  
of the world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See the film, study in  
the famous  
literary work  
of the world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世界  
文学  
名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Hugo, V.)著;薛枫,史立英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7辑)  
ISBN 7-80179-156-8

I. 巴… II. ①雨…②薛…③史…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8290号

---

## 巴黎圣母院

---

译者:薛枫 史立英  
责任编辑:子 龙

---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三河航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5.3375

字 数:6010千字

版 次:2004年10月第2版 200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

ISBN 7-80179-156-8/1·007

定价:871.50元(全二十二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导 读

维克多·雨果(一八〇二~一八八五)法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政治活动家。是当时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雨果天资聪颖,十五岁所写的诗歌便得到法兰西学院几十位院士的交口称赞。剧本克伦威尔,及其序言的发表,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其主要作品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关西人》、《海上劳工》等。

《巴黎圣母院》作于一八三一年,以一四八二年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丑陋的独眼敲钟人——卡西莫多,他深深地爱上了能歌善舞的吉普赛姑娘——爱斯美拉达,还为她将有恩于他的养父置于死地,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躺在她的尸体旁,殉情而死。这在十五世纪,在那座庄严而又神圣的巴黎圣母院里,竟会发生这种事情,可见,作者要以此为号角,吹响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的进行曲。

在本书中,相貌美丽而心地善良的吉普赛姑娘爱斯美拉达,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跳舞时,引起了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洛罗的注意,并勾起了他那罪恶的畸形淫欲,便与自己的养子,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一起,劫持了爱斯美拉达,不料在途中竟被御前侍卫——腓比斯救出,爱斯美拉达从此便被他那英俊的外表所打动,并深深地爱上了他。实际上,腓比斯·德·沙朵佩是个无情无义,只知道到处寻欢作乐,十分轻浮和浅薄的家伙。而那位可怜的卡西莫多却代人受过,成为牺牲品,被绑在耻辱柱上,置于烈日下忍受鞭刑。在他口渴难耐,大声喊着要水喝之际,却遭到众

人的嘲笑，善良的爱斯美拉达却不计前嫌，给了他水喝。从此，卡西莫多便有所心动。

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洛罗，仇恨吉普赛姑娘对腓比斯情有独钟，在意外地得知她们之间的约会时，便乔装打扮，乘机刺杀腓比斯，并嫁祸于她，爱斯美拉达因此被诬为女巫。在法庭上，她被刑讯逼供，在受刑不过之际，屈打成招，法庭最终以巫术和杀人的罪名把她处以绞刑。在刑场上，卡西莫多奋不顾身地将姑娘带进巴黎圣母院里避难。而副主教得知此事后，乘机再施淫威，在吉普赛姑娘的面前，他彻底剥去了自己虔信上帝的伪装，痛苦地表达了他那在宗教教义的压制下难以抑制的畸形情欲。在再次遭到拒绝后，便下定决心，要将美丽的吉普赛姑娘置于死地，卡西莫多在得知真相后，在愤怒之际将自己的养父——克洛德·弗洛罗推下高墙，让他摔死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自己则拥着吉普赛姑娘的尸体死去了。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作家雨果的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小说。小说情节紧张曲折，较具戏剧性，始终充满了美与丑、善与恶的冲突。也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

这部书的遭禁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因为作者思想活跃，既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又同情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保守顽固的沙皇下令在俄国禁止出版雨果所有的作品。

# 目 录

第一卷 .....	( 1 )
一 大厅 .....	( 1 )
二 彼埃尔·格兰古瓦 .....	( 12 )
三 枢机主教大人 .....	( 19 )
四 雅克·科伯诺尔老板 .....	( 24 )
五 卡西莫多 .....	( 31 )
六 爱斯美拉达 .....	( 37 )
第二卷 .....	( 40 )
一 从沙里勃德到西拉 .....	( 40 )
二 河滩广场 .....	( 42 )
三 以德报怨 .....	( 44 )
四 夜盯美人梢,必出麻烦事 .....	( 51 )
五 不断到来的麻烦 .....	( 55 )
六 瓦罐被摔碎了 .....	( 56 )
七 新婚之夜 .....	( 72 )
第三卷 .....	( 81 )
一 圣母院 .....	( 81 )
二 巴黎鸟瞰 .....	( 88 )
第四卷 .....	( 106 )
一 好心人 .....	( 106 )
二 克洛德·弗洛罗 .....	( 109 )
三 放牧怪兽的人其状更怪 .....	( 112 )
四 狗及其主人 .....	( 117 )

五	再谈谈克洛德·弗洛罗 .....	(118)
六	不得人心 .....	(123)
<b>第五卷</b>	.....	(124)
一	圣马丁修院长老 .....	(124)
二	这个要将那个杀死 .....	(132)
<b>第六卷</b>	.....	(144)
一	公正地看古时办案情况 .....	(144)
二	老鼠洞 .....	(152)
三	一块玉米发酵饼的故事 .....	(155)
四	一滴眼泪回报一滴水 .....	(171)
五	糕饼故事的结局 .....	(179)
<b>第七卷</b>	.....	(181)
一	对山羊说真情太危险 .....	(181)
二	教士和哲学家要分明区别 .....	(194)
三	钟 .....	(203)
四	ANATKH .....	(205)
五	两个穿黑衣的人 .....	(219)
六	当街骂后,后果难知 .....	(225)
七	会妖术的僧人 .....	(229)
八	靠河的窗子的用途 .....	(237)
<b>第八卷</b>	.....	(247)
一	为何埃居成了枯叶 .....	(247)
二	埃居怎么变成了枯叶(续) .....	(257)
三	埃居为何变成枯叶(续完) .....	(262)
四	“进入出,有去无回。” .....	(264)
五	母亲 .....	(278)
六	三个男人不同的想法 .....	(282)
<b>第九卷</b>	.....	(298)
一	闷热 .....	(298)

二	独眼的残疾人	(308)
三	听不见的人	(312)
四	粗制的陶与精致的水晶	(315)
五	开启红门的钥匙	(327)
六	开启红门的钥匙(续)	(330)
<b>第十卷</b>		(335)
一	贝尔纳丹街上格兰古瓦妙计不断	(335)
二	您就当无赖汉吧	(345)
三	欢乐万岁!	(347)
四	好心帮倒忙	(354)
五	法国国王路易的读经室	(372)
六	小刀闲游	(401)
七	沙朵佩赶来救援	(402)
<b>第十一卷</b>		(405)
一	小鞋	(405)
二	迷人的白衣女郎	(436)
三	腓比斯结婚	(443)
四	卡西莫多结婚	(444)



# 第一卷

## 一 大厅

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前的一天，巴黎旧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域中的市民个个都被齐鸣的钟声惊醒了。

但是一八四二年一月六日在历史上并无重要意义。清晨万钟齐鸣惊动市民也不足道。不是毕卡第人或勃艮第人攻城，也非抬着圣龕游行，更非拉阿斯葡萄园的大学生揭竿造反。不是国王陛下的人城仪式，也不是个把男女扒手在司法官广场被绞死，也非十五世纪普通的翎毛插头、盛装披身的外国使团莅临来访。这样一队人马两天前刚驰过，是前来缔结弗兰德的玛格丽特公主与法国王太子的婚约的弗兰德使节。波旁枢机主教大人为其来访大伤脑筋。为使国王高兴，不得已才对大叫大嚷、粗俗无礼的弗兰德市长、镇长笑容可掬，并上演一出兼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为一体的演出以表示欢迎，连悬挂在其波旁公馆门口的华丽帐幔被滂沱大雨浇透了也在所不惜。

原来一月六日让·德·特洛阿所说的“让巴黎市民兴奋不已”的事情是纪念主显节和胡闹节。这两个节日自远古以来就合并庆祝了。

在河滩广场上燃起篝火，在勃拉克小教堂插起五月树，在司法官演出的圣迹剧，是预定的节日内容，前一天夜里，身穿紫底缀白色大十字山羊毛料的漂亮号衣的京兆衙差官已吹奏喇叭向大街通衢通知这件事。

早晨，各家各户老少男女都关门闭户从四面八方涌向上边三个地方。不是看篝火就是欣赏五月树或者观看圣迹剧。有见识的

闲人大多都奔篝火而去，烤烤火正合时节。看看在有屋顶和墙壁门窗的司法官大厅里上演的圣迹剧也很暖和。这可苦了那棵着花不多的五月树，在勃拉克小教堂公墓内打着哆嗦，无人光顾，这可是一月份啊！

涌入通往司法官的各条大街的市民尤其多。因为两天前到达的弗兰德使节计划观看圣迹剧，同时列席在大厅进行胡闹王选举。

当时此大厅著称世界第一。厅里那天人满为患。宫前广场上人头攒动，成为人海汪洋，许多好奇者守在窗口张望。时刻都有后来者从五六条大街走来溶入人海。水池般不规则广场上，人流的波涛汹涌澎湃，撞击突出其间形同海岬的四周屋宇的墙角。人流被司法官高大的哥特式立面正中的大阶梯分成两股，上下川流不息。人流于中间的台阶底下分开又汇成壮阔的波瀾滔天两侧坡道奔腾流散。总之，广场是个大湖，大阶梯如百丈瀑布般不停地泻入其中。沸沸扬扬、惊天动地的笑喊声，千万双脚的跺地声不绝于耳，且不断加剧，有些涌向大阶梯的人流还时不时折回，乱中添乱，搅成一锅粥。原来是出头干涉或骑马冲出来维持秩序的弓手或京兆尹手下的捕快。这个差使的沿袭颇有特色：从京兆衙门传到都督府，再到兵马司，到今日巴黎的巡警大队。

千万名老实安静的市民在自家门口、天窗口、屋顶上探头观望司法官，仅此就已心满意足。至今，巴黎很多人仍陶醉于凑热闹，而我们感兴趣的是一堵墙后发生的事情。

生活在一八三〇年的我们如果能够假以想像混迹于十五世纪的巴黎，与巴黎人一齐拼命地挤入这个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显得窄小的大厅，那我们必会为眼前所见感到新鲜。环境越古老我们将会越加兴致盎然。

耳际轰鸣、眼花缭乱是第一感觉。头顶上是木雕贴画，漆着金色百合花图案的天蓝色双行尖拱圆顶，脚踩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之外是一根接一根的巨柱依次排列。纵阿的七根柱子支持着双行尖拱在水平中央的落点。杂货摊杂陈在前四根柱子旁

边,卖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及金属饰品;橡木板凳围着后三根柱子,诉讼人的短裤和代讼人的长袍将它磨得又平又光。大厅外边高高的外墙周围,尽是不见首尾的历代法国国王雕像的行列,从法拉蒙起,有闭目垂臂的懒王,也有昂首朝天举起双臂勇斗恶狼的君王,在门与门、窗与窗、柱与柱之间各显神采。五光十色的玻璃镶在尖拱长窗上,华美的精心雕凿的门装在宽阔的入口处,无论拱顶门窗、柱子、墙壁护板及雕像,全都涂上天蓝及金色,闪烁出辉煌的光彩。此时已显黯淡,直到吾主纪元一五四九年,杜勃雷尔按传统大加称赞时,实际上已是尘土满面,遍布蛛网了。

到现在为止,有这样一幅图景将占据各位脑海:一缕惨淡的阳光下,宽广的长方形大厅不时有叫嚷不休、五光十色的人流涌进,在墙边移动,打转于拱柱之间。那么,我们将要进一步描述其中有趣的细节了。

毋庸置疑,如果拉瓦雅克没刺杀亨利四世,那其卷宗将不会存放在司法官档案里,其同谋也不会要销毁这套卷宗了,更不会有在无奈之下以烧掉档案室来烧掉卷宗,有烧掉司法官来达到烧掉档案室的纵火者的目的,那么一六一八年火灾也就不会发生了。即,古老的宫殿和大厅会至今仍存。如果这样我就不必费尽笔力为您描述了,您只要自己去瞧即可。此事证明一个真理终古常新——重大事件产生的后果无法估计。

拉瓦雅克可能没有同谋,也可能有,但他们与一六一八年火灾无关。另外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一是三月七日后半夜一颗火星从天降在巴黎城里,有一吋宽,一尺高。另一个有诗为证,是戴奥菲尔的四行诗:一事说来真凄惨,司法女神在巴黎,都因辣椒吃过头,闹得庙堂焚为灰。

这三种起火原因的解釋——政治、自然或诗,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事实发生了,不幸也产生了。由于这次祸事,特别是后来多次修复使幸免于火的剩余部分被彻底破坏,到了今天,此建筑已所剩无几。这座建筑是法国历代国王最早的住处,比罗浮宫资格还老,

早在帅男子菲利浦时代就饱经风霜，吸引人们到那儿找寻——海加都斯笔下所写的罗倍尔国王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的遗址。如今一切都不复存在，圣路易新婚的洞房现在何处？他又是在哪里“身着山羊毛料短袄，上穿无袖粗呢衫，外套黑檀木色衣服，与若维尔一道坐在地毯上审理案件？西吉斯像皇帝的寝宫，沙尔四世的住所和元地王约翰的卧室又在哪儿？查理六世发布特赦令的大楼梯何在？在王太子面前马赛尔处死罗倍尔·德·克莱蒙和雷巴涅元帅的那块石板在哪？伪教皇贝内迪克特的训谕被撕成碎片的那扇小门呢？当初是在这儿把那些传达训谕的人戴上高帽在巴黎游街示众，又往哪去找那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和其尖拱窗户、雕像、柱子、精雕细刻的巨大拱顶？那间金漆房间，那低垂着头，夹着尾巴在后腿中的石狮何在？它和蹲在所罗门宝座前的狮子一样谦恭。在正义面前强力总是如此。更无处寻找那些精致的门和漂亮的镶花玻璃窗了，还有那毕斯高奈特也为之自卑的镂花铁活。杜汉西巧作的木活也已不见……岁月匆匆，人事沧桑，这些奇迹结果作何收场，这高卢史，这哥特式艺术的杰作伟构被什么代替了？是圣日尔韦教堂大门拙劣的建筑师，德勃劳斯先生笨拙的扁圆拱，这是在艺术方面。在历史方面，只听见巴特吕之流关于那根大柱子喋喋不休的回忆。

上述都无关紧要，言归正传，真正古老的司法宫里那所名不虚传的大厅是我们的主题。

巨大无比的长方形厅堂的一端被一张著名的大理石桌子占据。其长度、宽度、厚度都很罕见。小礼拜堂在大厅另一头，路易十一把表现自己跪在圣处女面前的雕像放在这儿，查理曼和圣路易的雕像被放在中间，从而定了两个列代先王雕像的壁龛，其理由是他认为这两个法国贤君必定得龛于天国。这个小礼拜堂当时不过六年历史，它崭新地散发着一种迷人趣味。优雅的建筑、精妙的雕塑、玲珑剔透的金属镂刻加重了这种感觉，标志着法国哥特式风格的终结，到十六世纪中叶化成文艺复兴时代天国仙境一样的奇

思妙想。更堪称杰作的是正上方镂空的玫瑰花窗，细巧与文雅无与伦比，和星光四射的抽纱花边一样。

正对大门的大厅中央是一个用织金缎铺垫的看台，看台专用入口是由上文提到的金漆卧室下过道的一扇窗户改装的，供弗兰德使节和应邀观赏圣迹剧演出的那些达官贵人坐的。

通常，那张大理石长桌是圣迹剧的演出地址，桌子清早已经被布好。被法院书记官们磨得沟壑丛生的大理石桌面上是一个很高的木棚。厅内人们可看到棚顶，棚子内部被帷幔挡住作为演员更衣室。演员们沿着一架未加遮盖、竖在棚外连着舞台和更衣室的陡峭梯子上台。缺少了这架梯子，再出人意料的角色，再曲折的情节，再突兀的戏剧效果都无法实现。这一切在艺术和机关布景的儿童时代多么天真可敬！

四名司法官守备手下的差官守在大理石桌子四周。为了保证节日或行刑日这样的民众娱乐的机会不出事故。

大钟敲响十二下时，司法宫内演出开始。虽然有点晚，但为迁就使节们的时间安排只得如此。

人们从早上起就只等开演。天刚亮，很多老实又好奇的人，就在司法官的大台阶上坐下，冷得直打哆嗦。有人甚至说为了保证首批进场，他们一夜都守在大门洞里。越来越多的人群如潮水般汹涌沿着墙壁上溢，在柱子边扎堆，甚至爬上柱顶、檐板、窗台。建筑场的所有突出部分、雕塑的所有凸起部位也爬上了人。厌烦和焦急溢满心怀。今天可以玩世不恭，举城若狂，自由自在，所以为了胳膊肘碰了一下，或被鞋子的铁包头踢了一下而爆发的战争时有发生。使节团还要很久才到，长久的等待使人们疲惫至极。他们推来搡去，透不过气来，罗唆叫嚷之声不绝于耳，越发尖酸。咒骂怨恨弗兰德人、京兆尹、波旁枢机主教、司法官守备、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执棒詹差官，怨恨天气冷了热了，巴黎主教、胡闹王、柱子、雕像、门扇开关了。一切都让人群中混杂的学生、仆役高兴至极，忍俊不禁。他们的恶作剧犹如火上浇油般撩拨着人们的不

满情绪。

其中几个嘻嘻哈哈的捣蛋鬼是一帮。他们把一扇玻璃窗打碎了，坐在柱子顶盘上，胆子够大的！他们俯望人群肆意嘲弄着。这些年轻学生与众不同，毫无倦意，全无厌烦，这可从他们如何丑化别人的动作，如何哈哈大笑，如何从大厅的这头到那头互相打招呼，如何互相挖苦嘲笑他们借发掘众生中可供开心的成分来获得足够耐心，以待正式开演。

“向我的灵魂发誓，这一定是您老兄，磨坊的约朝内斯·弗洛罗！”其中一位向一个蜷在柱头叶板上、面貌清秀、金发满头的捣蛋鬼叫道，“先生，您的雅号真是太贴切了，看您的胳膊腿如四扇风车叶子迎风转动。您在这里有多长时间了？”

“慈悲的魔鬼作证，”约朝内斯·弗洛罗回答，“鄙人四个多小时前已在此等候。但愿这四小时可以从我死后在炼狱中受罪的时间中减去，当圣教堂中西西里国王的八个歌手唱七点钟大弥撒的第一段时，我一个字也没漏全听见了。”

“唱得真好，头上戴的尖顶帽都没他们的嗓门尖！”另一位接过话茬。“国王应该先打听圣约翰先生是否爱用普罗修斯口音哼唱拉丁文赞美诗，再给他献上一台弥撒。”

“要不是为让西西里国王的那群混蛋歌手不闲着，他才不安排弥撒呢！”一个老妇人从人群中尖叫，她站在窗户底下，“诸位请想想：为办弥撒开销一千个巴黎里弗尔，这笔钱从巴黎中央菜场的海鲜承包税中支出！”

“住口！老太婆！”女鱼贩旁边一名表情严谨、正捂着鼻子的胖子叫道，“办一台弥撒十分必要，您难道愿意圣上玉体再次受惊吗？”

“太对了，吉尔·勒高纽先生，国王的皮袍供应商！”一名攀在柱子顶端的学生大叫。

学生们哄堂大笑嘲弄御用皮袍供应商这可笑的姓氏。

“勒高纽！吉尔·勒高纽！”一些人大叫。

有一个人接过话头，“既生角，复长毛！”

柱子顶盘上的淘气包接着说：“嗨！有什么奇怪？内廷总管约翰·勒高纽先生的令兄正是尊敬的好人吉尔·勒高纽，他又是樊尚森林首席护林官马耶·勒高纽先生的虎子，一家人都在巴黎居住，父子相传都已成家立业！”

欢乐攫住了众人的心。胖子裘皮商无话可对，恨不得钻到地下去躲避别人的目光，但他尽管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如牛也白搭：越用力挣扎，慌张气恼，充血紫胀的大宽脸越犹如楔子嵌入木头一样夹在旁边人的膀子中，越发一动不能动了。

终于旁边有人出来帮他解围，是一个同样肥胖、严肃、五短身材的家伙。

“混蛋！作为学生怎敢对百姓如此狂傲，要是以前一定会挨一顿柴禾棍子，用一堆柴禾烧死也不亏。”

全体学生立刻被惹火了。

“谁敢如此大放厥词？哪个丧门星？喔啦哩！”

“我知道，是安德烈·穆斯尼埃老板。”一个学生说。

“他是大学城四个宣誓书商中的一个。”另一个学生说。

“那家店铺所有的都有四个。”另一个学生说，“有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目，四个守监，四个选举人和四个老板掌管书店。”

“好吧，就让他尝尝四倍的厉害。”约翰·弗洛罗接着说。

“穆斯尼埃，你的图书我们要统统烧掉。”

“穆斯尼埃，你的佣人也要小心别挨揍。”

“穆斯尼埃，你的老婆平时很寂寞吧？”

“就是那胖乎乎的慈悲的乌达德太太。”

“她水灵快活得和脱离丈夫管束的小寡妇似的。”

“见鬼去吧，你们！”安德烈·穆斯尼埃咕哝着。

悬在柱子顶盘上的约翰听到便说：“安德烈先生，你最好住口，小心我掉下来砸了你的脑袋！”

安德烈老板抬头看看，仿佛估量柱子的高度与这倒霉鬼的重

量，心里称出这体重垂直下跌速度的平方数字，一声都不敢吭了。

大获全胜，得意洋洋的约翰不依不饶：“我言必信行必果，才不管你兄弟是什么副主教！”

“咱们大学生也够光荣了！今天竟然没人尊重我们的权利！五月树和焰火放在新城，圣迹剧在旧城上演，胡闹王和弗兰德大使也在这。大学城中有什么？”

盘踞在窗台上的一个学生说，“莫倍尔广场大得很呢！”

“赶走校长、选举人和学监。”一声高呼来自约翰内斯。

“今晚该在加亚室里点一堆用安德烈老板店里的书燃成的篝火。”

他旁边一人道：“把最高的书桌也添进来。”

“还有开道吏的棍棒！”“再加所有书院山长的痰盂！”“添上学监的酒橱！”“校长的小凳子！”

“推翻！”小约翰在旁呼应：“推翻安德烈老板，开道吏！推翻神学医生、经学博士！推翻学监、选举人、校长！”

“世界末日到了！”安德烈老板自己捂着耳朵咕哝。

窗边的一个学生叫道：“太好了，校长正好刚进广场！”

众人的视线立刻被吸引对向广场。

“真是可敬的蒂博校长？”磨坊主约翰·弗洛罗问。由于他攀在大厅内部的柱子上，外边什么也看不见。

“是的，是他，校长蒂博。”大家回答。

正是校长穿过司法宫广场，他与大学全体委员列队去迎接外国使团，挤到窗口的学生对他们极力嘲讽挖苦地鼓掌。走在队伍前头的校长首当其冲。

“校长先生！您好！您好！”

“这老赌徒怎么舍得扔下骰子了？舍得来这儿？”

“看他坐的骡子耳朵还没他长！还一颠一颠呢！”

“您好，蒂博先生！老赌徒！老恶棍！混蛋！”

“昨晚受天主保佑撞上好手气了吗？”



“看那副老脸皮铁青乌黑挨了打似的，是赌钱掷骰子熬得吧！”

“赌棍蒂博，您老一边往新城急赶一边撅着屁股对着大学，干嘛去呀？”

“是去蒂博赌台街找安乐窝吧！”磨坊约翰内斯大叫。

众人重述这妙语双关的街名，掌声狂热如雷。

“魔鬼赌局的老主顾，是去找好去处吗？”

“大学的其他要人也要步其后尘了！”

“推翻开道吏和执杖吏！”

“罗宾·普斯潘，那位是谁啊？”

“是吉倍尔·德·苏利，吉倍尔图斯·德·苏利亚科，夏屯书院的山长就是他。”

“快拿过我的鞋，利用你的有利位置扔到他脸上去。”

“照打不误，葡萄神节的核桃！”

“把那六个穿白大褂的神学家打倒！”

“是神学家吗？我本来以为是圣德纳维也英书院送给巴黎城的六头大笨鹅呢！”

“推翻医生！”

“推翻主德和释疑论文！”

“圣德纳维也英山长，吃我一鞋！你实实在在剥夺了我的权利！你剥夺我在诺曼底学区的位子让给了籍贯布尔日省实际上是意大利人的小阿斯加尼欧·法扎帕达！”

“太不公平了！”众人大叫，“打倒圣德纳维也英山长！”

“喔哩！若阿善·德·拉德奥尔先生！嘿！路易·达于伊喔！朗贝尔·奥克特芒！”

“让德意志学区的学监被魔鬼掐死！”

“圣教堂披灰毛裘的主事神甫和他穿的灰裘也该遭此下场！”

“就是那些穿灰裘者！”

“来瞧这些艺术大师戴着多美的黑帽子！喔！多美！”

“跟一条漂亮尾巴从校长后边长出来似的！”